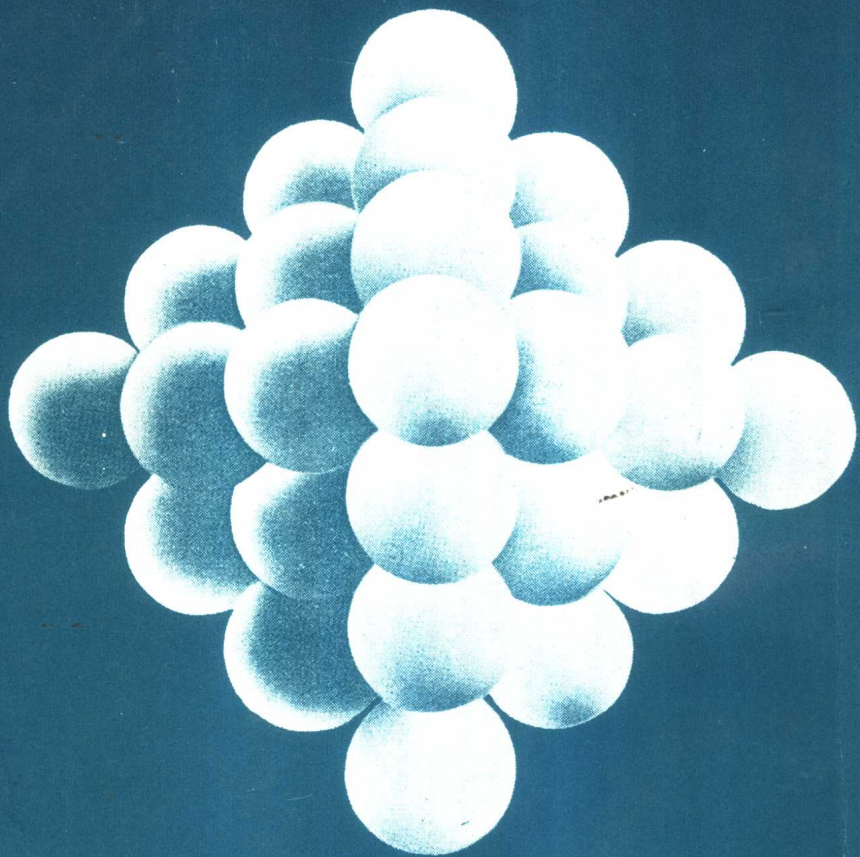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若杜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52 刊叢學文國中 新

杜 若 自 選 集

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印 行

杜若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52

著者：杜若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上海印刷廠
地址：臺北市臨沂街五號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地址：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地址：高雄市五福路九五號
定價：精裝八十五元
平裝五十五元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初版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插	內	內	蝴蝶	封	排	裝
頁	頁	封	頁	面	版	訂
：八	：五	：八	：一	：一	：新	本
〇	〇	〇	〇	五	五	三
磅	磅	磅	磅	〇	宋	十
雙	大	模	模	磅	15	二
面	康	造	造	銅	×	開
大	米	紙	紙	版	42	
豐	黃	加	加	紙	字	
銅	色	印	印			
版	印	書	書			
紙	紙	紙	紙			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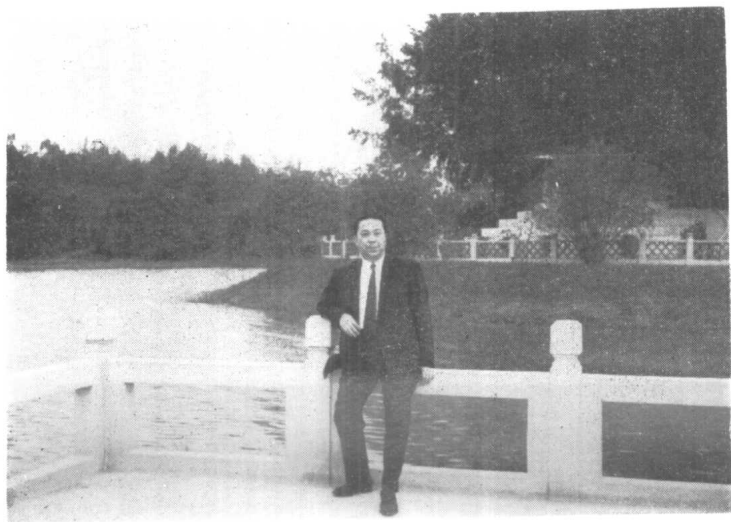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與家人合影（妻林麗敏、子惠濱）



作者和乾女兒劉雪珠合影



作者攝於高雄大貝湖



除夕

杜若錄舊作

曉々輕雷散市聲，海天寥廓斷歸程。
魂剪難消一往情。到枕繁華盡歲終，
欺人華髮越愁生。
靈妃今夕無清供，聊教閒花卜太平。

桃葉

桃葉桃根事總非，斜陽亭子任低徊。
水閣垂燈客未回。君醉一觴堪尾酒，
新行明日曲江隈。
娟々終焉難同老，寫與新詞莫漫哀。

■	■	■	■	■
校	編	主	作	封
			家	面
			素	設
對	輯	編	描	計
：	：	：	：	：
彭	杜	彭	張	徐
			田	郭
	鳳	慶	承	
珣	若	珣	岐	原
			克	豐

目
錄

蜜豆冰、咖啡	第一輯·小說	自記	素描	生活照片	手跡
考生	斷藕				
暴客					
五	四	三	二	一	

第二輯·散文

去基隆的孩子

火灶叔

高牆

從青城回來

吹皺的春水

白頭髮的女人

變奏曲

狂想

野狼集

松風閣

夜歸

買嘉的生日

三三

二〇七

一七

一五

一三

一五

一五

二五

一〇

五

六

九

琵琶記	二三五
醒世姻緣	二四七
寒山與嬉皮	二五九
董解元諸宮調西廂	二七三
生查子	二八五
杜甫一千二百年祭	二九七

自記

我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充滿文學氣氛的家庭。我的父親誠齋公是位名詩人。他死後，上海商務印書館曾刊印出他的詩集：誠齋詩鈔。集中有大詩人陳散原先生等所作的序，對他的詩備致讚揚。

民國十年左右，我隨父住在杭州，住在西湖旁邊的白傳路。隔馬路就是陳散原先生寓樓。同里住的有文學家汪閑止先生，夏映庵先生，龍杜園先生等。（夏、龍是我的姑丈）他們幾個人感情很好，常常在一起飲酒賦詩。當地的詩人諸貞壯先生和上海的譚瓶齋先生等也常來參加。我雖髫齡，亦常叨陪末座，對於這些文人開始有了景慕之心，對於文學也有了景慕之心。

父親不准我看小說，我却想看。祖母房裏多的是小說，我便偷來看。第一部看的是彈詞小說「天雨花」，我被那故事迷了。漸漸我看完了那些彈詞小說，然後才看「三國」，「水滸」等。

「紅樓夢」是我家絕對不許看的，我只得節省下糖果錢，向書攤子偷偷租來看。父親教我的那些古典文學，我並不認真去學習，倒是小說在我的心裏紮了根。

十四年，父親逝世，我隨母親回到湖南老家。我家原是湘陰人，但從祖父起，我們一直就住在長沙。我在長沙唸中學，十六年共匪鬧事，我隨伯父逃到了上海。十七年，我考入南京金陵大學。在校，我的功課以國文最好，常考第一名。許多愛好文學的同學經常和我在一起。那時我才開始看新文學書籍，對那些新文學家非常崇拜。我和幾個同學辦了一份壁報，以學習新文藝爲主旨；課餘就到北門橋的一家茶館裏喝茶，寫稿，論文，模倣文學家的浪漫。參加的還有幾個已經有了小名的，如我校的胡媽紅，和中大的陳夢家、方令孺等。

讀大二時，一家通訊社請我去當記者，月薪有八十元，對當時的學生來說，是個足以誘人的大數目，爲了跑新聞，下午不能上實習課，只好由農學院轉入文學院。那時起才開始追隨黃季剛先生，吳瞿庵先生，胡小石先生等讀書。可惜我的外務太多，不能好好讀書，不然我的文學造詣會好一點。

二十三年，我到華報編副刊，又兼中國日報主編並兼編副刊。我開始爲華報寫長篇小說，題名叫「烏衣巷」。有人罵，說那是執褲子弟的作品。

二十七年，長沙大火後，我奉母鄉居，日長無事，以大火爲背景，又寫了一個長篇。二十八

年入川，那稿子遺失了。來臺後，我仍以那個背景，寫成了一部「卿雲」刊在新生報副刊。這書未印行。

在成都，我在中央軍校任教官，後主編黨軍日報，常寫方塊和雜文，未寫小說。只是我寫小說的興趣一直還很濃厚。離開成都，我服務中央，脫離了文化圈子，十多年沒有寫過文藝性的文章。

來臺後，我在花蓮工作。我住的房子就在海濱，門外有一排松樹。每天下班歸來，坐在窗前，對着那排蒼翠的松樹，龍吟細細，遠聽海濤拍岸的聲音，清幽之至。我又起了寫小說的念頭，決定趁此閒暇，將我所聞大陸同胞受共匪迫害的情形寫出來，以完我初志。

這樣，一天寫一點，寫了一年，居然寫成了。那就是「長夜」的初稿。我將初稿寄給朋友看。朋友說：似報導而非報導，似小說而非小說。我再看，果然如此，將我原以為寫小說很容易的觀念完全打消了。我才知道寫小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我發奮取中外名著來讀，一口氣讀了六十多本，才略窺小說的藩籬，才知道過去雖讀了那麼多小說，只是讀故事而已。我既已寫作成習，每晚就繼續寫。我換了一個題材，以流浪在香港的難民為背景，又花了一年多時間，寫成了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。四十九年，我調職臺北，經過朋友的慫恿，就將「同」書出版了。這終於完成了我的心願。

王藍先生說：「像杜若先生的同是天涯淪落人，便是我個人近年來深深喜愛的小說之一。」——作品四卷九期。

高陽先生說：「爲反共偉業中極有價值的貢獻，非任何粉飾昇平，自欺欺人的鉅著所能望其項背。」——幼獅文藝十五卷一期。

劉心皇先生說：「是一冊很有成就的書，那麼緊湊，那麼簡潔，那麼吸引人，是近年來很少有的。」——亞洲文學第十九期。

我知道我的書並不太好，這只是幾位先生對我所加的鼓勵。之後，我又寫了「太平年」和「一百朵薔薇」兩部，然後將「長夜」改成第一人稱，在中華日報發表了。「長夜」得到了嘉新文學獎。

短篇小說，我覺得比長篇小說更難寫。因朋友的催促，有時也不得不寫，十多年來，不過寫了三十來篇。我知道寫得不好，這裏選刊了十來篇，希望文藝界的先進予以指教。

寫小說，我寫出了一點經驗，就是寫時要嚴謹，下筆要精鍊，要「惟陳言之務去」，要抱着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精神。當然最要緊的還是要多讀書，多充實自己。

斷藕

我們到達俞家，天還不曾亮。俞家的大門打開着一扇，門燈燃着，劉嫂站在門口，在等我們。初冬的天亮得遲，黑得早，今天要趕八十里路，大家不能不起個早床。

「四小姐起來了嗎？」我問劉嫂。

「起來了。」

劉嫂領我們進門，指了指門內放着的一口皮箱和一個鋪蓋捲。菊生拎了拎兩件行李，將我的——一隻小籐籃加在鋪蓋捲一頭，用繩子縛在扁擔上。

劉嫂進去不久，俞四姐便出來了。

「四姐，早！」我迎着喚了一聲。